



闭目窥罪  
善恶一念

02 我哥是警察

年轻的女乘客怯生生地站到了他们中间。

杨自道有点儿吃惊，因为现在的她满脸惊疑和害羞，和刚才那个顽劣饶舌以及冷静地对事故进行判断的她判若两人，就像戴了个古怪面具，怎么看都透着滑稽和无助。她很难为情地张开手臂，又把胳膊无助地放下：“喂，别打了吧……”

她一只手指捂着耳朵，像是来背诵检讨的初中女生：“喂……那个，叔叔，这个师傅是为了躲避一条流浪狗，你才追尾了，要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会碰到了……喂，我还要赶着看病呢……算了吧，叔叔，好不好……”

杨自道忽然想笑，在这种有人大打出手的时刻，她怎么能生出这样的游戏心情。女孩儿越庄重严肃，杨自道越觉得滑稽可笑。围观者自然看不出来，一下子就她羞怯又认真的陈述迷住了，大家嚷起来：“喂，自己追尾，你们还打什么人啊？！”“已经报警了，自己违法还欺负人。警察马上就来啦！”

“我就是警察！”后车司机大吼一声，一指汽车。杨自道知道他在指警帽，但围观人不明就里，有人也明知故问：“什么呀，警车在哪里呀？证件呢？警号多少？喂，警察违法也是违法啊，知法犯法罪加一等……”

后车司机说：“我操！虽然不是正式警察，协警就不是警察了？耽误公务

拿你们是问！”

围观者哄然大笑。后车司机的同伴居然也阵线不清地想笑，他克制地捅捅后车司机。杨自道抱臂蹲着。

女孩儿眨巴着眼睛，说：“叔叔，算了吧……好不好嘛，我哥也是警察，我知道警察过来一趟也挺麻烦的。要不然，那个……你们赔师傅250块补漆就算了吧？交警来了，肯定不止这些啦，还要扣分，是吧？”

围观者说：“250块？太少！调个漆都不止200块！绝对要扣分！”

杨自道退开，又看了看两车相撞的位置。一个碗口大的凹陷，漆脱落面积更大些，200块确实不够，但人家来头大，出租车贱，一些固定的小维修店便宜价便宜修，再说，只要没有大碍，没有一个的哥会一磕碰就去修，等伤疤多了一起去更省些。

在围观者的谴责和起哄中，那个同伴从皮夹里抽出300块，扔向杨自道，拉起后车司机走了。女孩儿帮杨自道捡起钱，大喜，说：“喂，一起去医院啊！”

两个人进了的士，杨自道发动汽车。“你怎么这么怕警察？”女孩儿语气正常地问。

“开的士的谁爱招惹他们。”

“那是交警！其他警察又不管的士。再说，刚才那两个人，肯定是公安局的后勤司机，绝对不是正规军，你还那么怕。看上去真窝囊啊！”

杨自道没有说话。

“他们踹你那儿脚，很重呢。”

“还好吧。谢谢你。你哥真是警察啊？”

“当然，一个很棒的警察！眼睛特毒，好人坏人，他一看一个准！不过，他和他那帮神探同学都很低调，绝不是刚才那两个白痴的张狂样子。我哥很儒雅，真的。”

杨自道笑道：“谢谢你。快到了。今天耽误你的事了，车费就免了。”

“嗨！乖哦！好吧，完了接我，一起算，我还要坐你的车回家！”

尾巴拿着补网的小梭子，站在渔排的朝阳中。

她要帮老陈补一个她昨天看到的渔网破洞，因为今天是星期天，不用去海星幼儿园。老师给小朋友布置的作业是，双休日要帮大人做一件事。

多云的天却异常明亮，没有风，每家渔排上的发电风叶都不怎么转动。海平面像菠萝块一样一方方地轻轻晃动，二三十只白鹭整齐地站在阿鼎家的渔网网箱那里，站着，站着，有个别站累想飞的，就展翅飞了，但它们只在阿鼎家和比觉这边的上空匆匆转了转，就落下来站到原来的队伍里去了。

圭母家渔排上有两只大狗，很卖力地撵着白鹭。

（摘自《烈日灼心》须一瓜 著 重庆出版社 出版）

杨自道的手机被踹掉，他跳出了车。事实上，对方也正要把他拖出来。所以，他一出车门，后车司机和他的同伴就劈头盖脸地踢打过来：“操你妈！你开！开什么烂车你开！碰瓷碰到老子头上！你他妈的坑新手坑惯了！”

围观者一下子多了起来。

杨自道被踹得出手抵挡。后车司机突然叫了一声摔在车上。谁也没看清他们是怎么打的。后车司机说：“你再来！”杨自道再次被踹得跪倒在地。



人鱼与她  
梦幻童话

40 我喜欢你

我傻傻地看着周不闻，他一手握着我的手，一手搭在沙发背上，凝视着我说：“小螺，如果我没有离开，也许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”

我抽出手，尽量温和地说：“但是生活没有也许……”

周不闻显然没有听进去我的话，他俯下身，想吻我。

我向后贴在了沙发背上，无处可退。我不得不用双手用力地抵着周不闻的胸膛：“大头，不要这样！”

周不闻却不管不顾地想强吻我。我俩正激烈地纠缠着，突然，从院子里传来啪的一声脆响。

周不闻终于冷静下来，他放开了我，低着头，不甘地说：“为什么？你了解我，我了解你。我很清楚你要什么，你要的一切，现在的我都能给你，稳定的家庭，稳定的生活、稳定的未来，我以为我们肯定可以自然而然地在一起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很清楚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不会有比周不闻更适合我的人了，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，我的心已被另一个人占据。

周不闻问：“难道我们一起长大的感情敌不过分开的时间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们的感情是另外一种感情。”

周不闻沉默了一会儿，强打起精神，笑着说：“不要说对不起。我并没有放弃，你还没有结婚，我还有机会。”

我刚想开口，周不闻抬了抬手，示

意我什么都不要说。我只能把已经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。

周不闻说：“我去睡一会儿，你好好休息。”他拉开门，突然又回过身说：“忘记问你了，吴居蓝真的是你表哥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周不闻露出了“果然如此”的表情，微笑着走出卧室。

我怔怔地坐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跑到窗口，偷偷向下看。

吴居蓝正在扫地，原来那啪的一声是玻璃杯摔在地上的声音。他扫完玻璃碴儿，转身进了屋。

我想都没想，立即跑下楼，冲到书房前。书房的门关着，我抬起手想敲门，又把手缩了回来。

我没有勇气进去，却又不愿离开，于是，就这样傻乎乎地站在门前。不知道站了多久，门突然被拉开，吴居蓝站在了我面前。

我惊了一下，忙干笑着说：“我刚要敲门，没想到你就开门了，呵呵……真巧！”

吴居蓝一言不发地盯着我。我觉得，我大概又侮辱了他的智商。

我讪讪地问：“我能进去吗？”

吴居蓝让到一旁，我走进屋子，坐在了电脑桌前的椅子上。

吴居蓝关好门，倚在墙上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看着我说：“你想说什么？如果是道歉的话，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我没兴趣再重复一遍‘我没有生气’。”

我鼓足了勇气说：“你没有生气，但你不是完全不在意我说的话。否则，你也不会去网上搜‘渣男’的意思。”

吴居蓝愣了一下，他虽然聪明，但毕竟刚接触电脑，还不知道可以查询历史记录。不过，他也没有兴趣追问我是如何知道的，只简单地解释：“我是个老古董，不懂‘渣男’的意思，所以查询了一下。”

“还记得我们一起看过的《动物世界》吗？当狮子吃饱时，羚羊就在不远处吃草，它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。还有……那个玻璃杯怎么会飞到院子里？”

吴居蓝沉默地看着我，表情平静，我觉得又一次想多了。我看着他，心跳越来越快。

眼前的这个男子虽然冷峻，可面对任何事时都不推诿。我竟然还认为他不可靠、不稳妥。我突然发现，自己非常傻！人生的物质需求不过是衣食住行、柴米油盐，这些东西都是钱能买到的，但是，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第二个吴居蓝。我怎么会把那些能用钱买到的东西看得比吴居蓝更重要呢？

如果说刚才站在书房门口时我还很茫然，那么此时此刻，我真正知道了自己的追求。

我目光坚定地对着吴居蓝：“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”

（摘自《那片星空 那片海》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我被吓得僵住了，过了一会才尽量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小时候写着玩的东西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现在事业有成，家境富足，在大城市里有房有车，喜欢你的女孩儿肯定很多……”

周不闻握住了我的手，我立即闭嘴了。

“你说的是周不闻拥有的一切，但我不仅仅是周不闻，我还是李敬。虽然我跟着爸爸改了姓名，可我很清楚自己是谁。小螺，我们分开的时间太久，我本来想给我们一点儿时间，慢慢来，但我怕再慢一点儿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”